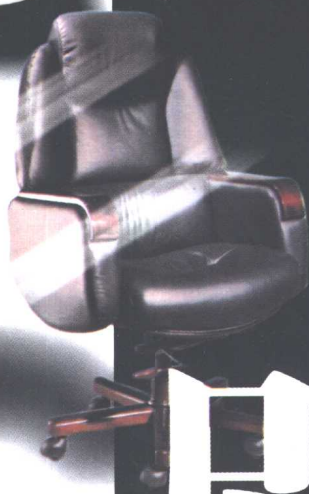


唐达天 著

长篇小说

JUELU

绝



路

春风文艺出版社



长篇小说

绝路

唐达天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绝路/唐达天著.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2. 1

ISBN 7-5313-2330-3

I. 绝… II. 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5919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丹东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字数:308 千字 印张:13 $\frac{3}{8}$ 插页:2

印数:20001—25000 册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责任编辑:臧永清

责任校对:潘晓春

封面设计:耿志远

版式设计:马寄萍

ISBN 7-5313-2330-3/I·2039 定价:22.00 元

内 容 简 介

以报社总编林家伟官场上的沉浮以及与几个女人之间的情感纠葛为线索，透视了社会万象、人生百态，深刻地描述了主人公走向绝路的心路历程和孳生堕落的社会土壤，是一部难得的醒世、警世力作。

作品于琐碎中再现生活的真实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微妙；于细微处透析人性与诱惑的抗争及灵魂的战栗；于日常中提供了汲取的教训和值得借鉴的人生经验；于官场内外，展示了一卷风情世相图。

从容的叙述、好看的故事、机智幽默的语言、大容量的信息给我们的阅读带来了十分愉悦的快感。

1

林家伟翻过日历，立刻被背面的一段话吸引住了。
那段话的标题是《美国人的一辈子》，正文是这样一些话：

美国记者曾做过一个有趣的统计。他们选择一对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五天的典型的靠工资收入的年轻夫妇作为调查对象，以他们的一周生活为基础进行类推，再折合成年数。假如一个人的寿命为72年，那么：

1. 体育、看戏、看电影、看电视等娱乐活动8年；
2. 饶舌4年（女子有的还要加1年）；
3. 打电话1年；
4. 吃饭6年；
5. 等人3年；
6. 打扮5年（女人可能多花费一倍以上）；
7. 睡觉20年；

8. 生病 3 年;
9. 读书 3 年;
10. 旅行 5 年;
11. 工作 14 年。

林家伟粗略算了一下，这 11 条的时间加起来正好 72 年。想想，要是真的把人生这么切割开来，实在太没有意思了，就好比把一个完整的人肢解了，就失去了他的完整与美感。

林家伟正想得奇妙。电话铃响了。他就不由得联想起美国人一生打电话所耗费的一年时间绝对不准确，至少要比吃饭花费的时间多。他现在四十来岁，使用电话最多不超过十二年的历史，其中独自享有一部电话的时间才五年，估计泡在电话上的时间起码有一年。这样算来，一辈子何止一年？

林家伟接起电话，一听是豆豆的，心里顿时激起波澜。

他和豆豆至少有二十多天没有见面了。虽说有电话来往，但一旦他提出要与她约个时间聚一聚，豆豆就推说忙，过一阵再说。这便使林家伟十分沮丧，情绪一落千丈，干什么都不提不起兴趣。在成熟男人林家伟的感情世界里，豆豆是他的惟一。要是时间一长见不到豆豆，他就感到烦躁不安，身体不适。林家伟有时看动物世界，看到雄性动物发情时寻不到适合的雌性动物得以发泄时，那种暴戾乖张的样子就觉得十分像他。林家伟往往在这个与动物有惊人的相似阶段内情绪极不稳定，脾气十分暴躁。往往的，在这个阶段内，他对豆豆思念愈切，猜测怀疑也就愈深。他总觉得豆豆除了他之外还有男人。林家伟这样一想，立刻就把对豆豆的爱化成了满腔愤恨的子弹一起射向了她。然而，一旦当他的传呼机上出现了豆豆的号码，心又止不住地狂跳不止。

成熟男人林家伟总是在这种不断的自我伤害中又不断地自我复原。

这次，他一再告诫自己要对豆豆进行一次冷处理，要尽量表示出一种无所谓的样子。然而，到头来还是没有做到家，最终还是表现出一种有所谓的样子。

豆豆在电话中连“喂”了两声，林家伟才勉强应了一声。

豆豆知道他还在生她的气，就避重就轻地告诉林家伟说，今天是情人节，我们打算怎么过？

林家伟本来还想玩一阵深沉，一看豆豆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就觉得再没有必要憋劲儿了，这才噢了一声，说好吧，下午下班后在老地方见。

放下电话，林家伟感到手心里汗津津的，心里却一下子舒展开了。

他点了一支烟，很滋润地吸了起来。吸了一阵，脑海里仍在徘徊着“情人节”这个概念。心想，这是哪个国家发明的洋节，竟然有这么大的冲击力，不到几年的时间，在具有传统礼教的中国也风靡开来。正在这时，忽听有人敲门。林家伟说进来。于是对方就进来了。进来的是丁雯。林家伟的眼睛马上亮了起来。

丁雯今天打扮得非常性感，上身穿一件紧身羊绒衣，下身穿一条黑色高弹力裤，给人一种简洁、明快的感觉，却把整个的曲线勾勒得咄咄逼人。

这时候的丁雯在林家伟的眼里起伏得有神有韵，跌宕得有秩有序。细细的腰身，丰满修长的双腿，饱满圆润的臀部，的确如一篇美文一样令人赏心悦目。就在这时，他的脑海里猛然冒出一句书本上描写女人的话：“腰和臀的连接处，可稳稳地放一个丝瓜。”他觉得丁雯的腰和臀的连接处肯定

放不下一个丝瓜，但却凹凸得可爱，倘若真的能放一个丝瓜，恐怕就有些太臃肿了。

丁雯说金威皮革加工股份有限公司的杨老板让我给他写个系列报道，想把他们怎么争取港商投资办厂，产品怎么打入外省市场，现在资金如何短缺等反映一下，目的是想让政府再支持一下。你看这个报道能不能写？

对于这家公司的情况林家伟略知一些，他知道这里头的情况很复杂，这个公司是黄市长一手扶持办起来的，但是市财政投了600万元之后，港商的800万资金迟迟不到位，于是市委、人大、政协颇多微词，说是港人只是向我方兜售他们的陈旧设备，并非与我方真心合作。杨老板现在让丁雯写系列报道，无疑是想从舆论上给市政府加一些压力。但却不知这是谁的意思。没准儿是黄市长的旨意，因为通过社会舆论呼吁，他可变被动为主动。但如果黄市长心灰意冷了，你再呼吁，岂不惹得黄市长不高兴，也得罪了市委、人大的人。

林家伟当然不便把这些情况说给丁雯，就说：“这个公司市上有些争议，发不发系列报道我还拿不准，最好你去请示一下王总编。”

丁雯说：“这点小事你都做不了主，看你这个副总编怎么当的？”

林家伟就笑笑，心想丁雯一定是被那个名叫杨大光的老板给收买了。但嘴上却说：“小心不为错。主要报道还得王总把把关。”

丁雯悻悻而去。

林家伟的目光如追灯一样一直追着丁雯出了门，看那圆滚的屁股儿一扭一扭的，甚是令人疼爱。便在心里狠狠地骂了一句：“小婊旦儿。”骂完，竟兀自笑了起来。笑他既骂女

人是“婊子”，却把“子”省了，在后面还拖着个“旦儿”，分明是减轻了恶的成分，增加了对女人的些许疼爱。

林家伟曾不止一次地潜心回味过他与丁雯的那个销魂的夜晚，但每每回忆起，仿佛在欣赏着一张没有对准焦距的陈年老照片，给人一种模模糊糊、十分久远的感觉。

那还是三年前，丁雯在报社实习，林家伟要到边阳县去采访一个重点报道，丁雯说要跟林家伟一块儿去学习学习。林家伟觉得同去的还有司机老仇，带丁雯去也无妨，就答应让她去。

晚上，他们酒喝得迟了，只好住到了边阳宾馆，丁雯单独住一间，老仇和林家伟住一间。老仇住下不久，他妻子打来电话说，如果方便的话，让老仇把她的妈妈接到银都来。老仇老婆的家在边阳县七岔乡，七岔离边阳有八十多公里，显然，最好的办法是老仇晚上到丈母娘家去，次日早上赶来，才不耽误林家伟的时间。老仇把情况说了之后，林家伟说行，你现在就去，明早八点赶来。

老仇走后，林家伟感到有些空寂，正翻着电话号码簿，想给熟人打个电话，就听见有人敲门，他随口说了一声进来。他没想到进来的却是丁雯。

丁雯说：“老仇到哪里去了？”

林家伟说：“到他老丈母娘家去了。”

丁雯说：“你好像要打电话，跟人约会，是吗？”

林家伟说：“闲着无聊，想找个熟人打电话聊聊天，你来了就不打了。”

丁雯就笑着说：“我进来是不是妨碍你呀？”

林家伟说：“不会的，你坐呀，老站着干吗。”说着笑了笑。

丁雯说：“你领导不发话让坐，我敢坐吗？”

林家伟一听这话就觉得丁雯很有韵味，说话太机智。便说：“我发话今晚不让你睡，你还一宿不睡？”

丁雯说：“你不让我睡我就不睡。”

林家伟略将此话一延伸，就忍不住笑了起来。丁雯也觉得不好意思起来，忍不住笑起来。

经这么一笑，房间的空气一下子变得轻松活跃了起来。

丁雯说：“林总，我到报社快一年了，怎么没见过你的夫人，她在哪儿上班？”

林家伟说：“在商业局当会计。”

丁雯说：“看你这么有才气，又有风度，你的夫人肯定很漂亮。”

林家伟说：“哪里？我老婆本来就一般化，现在到了中年，就更不成型了。”

丁雯就哧哧笑了起来。说：“不成型成啥？”

林家伟说：“不成型就是没有形状了。就比如说，腰呀、臀呀……不说不说了，你小姑娘不懂。”

丁雯就越发笑了起来，说：“我怎么不懂。你们这些事业有成的中年男人，没有一个不喜新厌旧。”

林家伟说：“太绝对了吧？我就不是。”

丁雯说：“你不是，是因为你不敢承认。”

林家伟心里一惊，觉得这个女孩太敏锐了。

丁雯又说：“其实你们这一代活得也够可怜的。年轻谈恋爱时，没有条件，更不具备胆量做婚前试验，马马虎虎像给父母完成任务似的就结了婚。婚后，才觉得不太适合，想退货，又没有勇气退，就一直凑合着过。到了中年，事业有了，夫妻之间的差距也就越来越大了，就更没有勇气提出退货，怕因此影响了你们的前途，甚至担心会丢了乌纱帽。”说到这里，丁雯顿了一下。“不知我说的是不是真情？当然，

我是泛指事业有成的中年男人的，并不是说我们的林总。”

林家伟听完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他借着这爽朗的大笑，掩饰了他的窘迫，酿造了他的下文：“精彩，实在太精彩了。又是婚前试验，又是退货。丁雯，我算是重新认识你了。”

林家伟说的是真话。在他固有的意识中，认为像丁雯这样的女孩就应该像一个生瓜蛋一般，清纯如水，岁月如歌，根本不会，也不可能把触角伸到他们这一茬人中，并且分析得这么透彻明了。这无疑拉近了他俩的距离，也使他对于雯更加高看了。

丁雯说：“你光夸奖我，却忽视了一个实质性的问题。”

林家伟说：“什么实质性的问题？”

丁雯说：“我说得对不对？”

林家伟说：“有道理。”

丁雯说：“这就意味着，你也承认你的婚姻不幸？”

林家伟觉得丁雯太咄咄逼人了，就用笑来代替回答。

丁雯说：“平时我们谈的都是工作，今天就放松一些谈谈生活，谈谈家庭何妨？”

他们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谈得很愉快，越谈也就越放松了。

晚上睡下，林家伟原本平静的心态被丁雯的那些话激活了，怎么也平静不下来。

的确，他的家庭生活，正如丁雯描绘的那样，只是个形式，是一个虚设的样子，内容空洞，爱情早已死亡。刚刚结婚那阵儿，妻子张桂花总是以城里人的姿态嫌他是农村人，嫌他家贫。后来生了孩子，妻子又嫌他没本事，经常夸谁谁的丈夫多能干，年轻轻的就当了科长，家里缺啥有啥，日子过得要多滋润有多滋润。谁谁谁的老公聪明能干，承包了

厂子，花起钱大把大把地向外出，哪像我们这个寒酸样？云云。林家伟听这些话听得耳朵上起了老茧，听得越来越怕回家，越来越不想见张桂花。然而，为了过日子，又不得不忍气吞声，谁叫自己家底儿薄？谁叫自己是个农村出来的？谁叫自己要了城里人张桂花？后来，他当上了新闻科的副科长、科长，又当上了日报社副总编，张桂花才不再用那些足以杀伤男人的话刺伤他了。然而，这已经晚了。因为伤口虽说愈合了，却常常在化脓，这就潜藏了日后的危机。

朦胧间，电话铃响了。林家伟抓起电话，原来是丁雯打来的。

丁雯说：“不好意思，这么晚了，还打扰你。”

林家伟说：“没关系，还没睡？”

丁雯说：“我……害怕，一个人……不敢睡。”

林家伟一听，心里咚咚地跳了起来。静静的夜晚，床头飘洒着月光，听着这轻柔的富有磁性的女孩的电话，温馨得让人战栗，令人神迷。

林家伟说：“那……怎么办？”

丁雯说：“要不，我到你房里坐一坐？”

林家伟几乎没假思索就答应了。他急忙穿上了衣服，打开门，丁雯已经等候在门前了。

丁雯像条鱼儿一样滑进屋里：“打搅了，真不好意思。”

林家伟说：“没……没关系。”

丁雯顺手关闭了灯，说：“你睡吧，我就在旁边的床上躺一躺。屋里有个人，我就不怕了。”

林家伟说：“女孩就是胆小，这可能是天生的。”

黑暗里，只听到丁雯发出了轻轻的笑声。当然，是听起来很优美的那种笑声。

林家伟和衣躺在了床上，辗转反侧，却怎么也睡不着。

听着静夜里丁雯那丝丝的呼吸声，令他心旌荡漾。

丁雯说：“睡不着？”

林家伟说：“就是。你不怕了，我却睡不着了。”

丁雯就笑着说：“你呀，真像个柳下惠。”

林家伟的天门顿开，一旦失去了种种顾虑，血液便像电波一样忽地从脚底板涌上了大脑。他猛然坐了起来说：“我怎么是柳下惠，那是神人，我是凡人。”

说着，就窸窸窣窣摸到了丁雯的床上来。

丁雯说：“我还以为你不是个男人。”

林家伟说：“我就让你试一试，我是不是个男人。”说着就势搂住了她……

然而，事隔不久，林家伟才明白那完全是一个陷阱，是一场骗局。

不几天，总编王一飞找他来商量，想调丁雯来报社，看他有什么意见。他几乎不假思索地讲了丁雯的许多优点，并同意调报社来。于是报社打报告，宣传部加注意见，组织部下文，就将丁雯调进了报社。一个中文系的自费生，几乎没有费多少周折就进了堂堂的银都日报社，足见丁雯是多么的会来事。

在以后的岁月里，林家伟几次都寻找到了机会想同丁雯重温一下旧情，然而，丁雯总是找一些借口滑了过去。到后来，当他听到关于丁雯与总编王一飞的一些议论后，才恍然大悟，埋怨自己怎么这么愚钝，同时，也更加认识了丁雯的不一般。

此后，他在一个偶然的会里认识了豆豆，豆豆的青春靓丽决不亚于丁雯。他从豆豆那里补偿了在丁雯那里的失落，使他空寂的心得到了极大的安慰。故尔，他对丁雯从此死了心，只是俩人在一起的时候，偶尔也动一动口，开一些

调侃性的玩笑，仅此而已。他知道，即使有那种可能，他也不会的，除了男人的自尊，还有政治的需要，他不愿意由此让王一飞对他有看法，从而影响了一二把手的关系。

2

中午快下班的时候，林家伟正思谋着利用中午的时间去给豆豆买一件情人节的礼物，没想到杨大光却来请他去吃饭。林家伟本来就对这位个体户老板没有多少好感，再加上他中午有事，就推辞不去。杨大光说：“林总，你怎么着也得给我这个面子，刚才我已与王总说好了，他也去。你不去就太瞧不起老弟我了。”

林家伟一听就知道这都是丁雯搞的名堂，否则，王总编不会轻易答应中午去吃客饭的。既然如此，他也不愿意让王一飞对他有别的想法，略一思忖说：“既然如此，恭敬不如从命了。”

接着林家伟便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张桂花说中午不回去吃饭了。

杨大光说：“没想到林总还这么惧内？”

林家伟虽说对妻子没有了感情，但是每遇饭局，他总忘不了打一声招呼，他觉得没感情归没感情，在这个家没有解体之前，他至少不能无视妻子的存在。

杨大光的车是奥迪，报社的却是桑塔纳 2000，一个个

体小老板，在坐车上却与堂堂的报社领导拉开了这么大的距离。

同去的还有丁雯，这是林家伟早已预料到的。

上了车，王一飞总编对林家伟说：“丁雯说的那篇系列报道我看可以操作。政府投了600万的资金，刚刚扶上马就不管了，这不成，应该扶上马再送一程。不送一程，让杨大光从马上摔下来，这600万的资金岂不白白扔了。”

林家伟与丁雯不约而同地发出了赞美的笑声，都说王总太风趣幽默了，这么深奥的道理，一个幽默的比喻，就切中要害，明白易晓。

王一飞说：“家伟，你觉得如何？”

林家伟说：“我原来听到一些风言风语，说对这家公司在机器购置上有些非议，拿不准，才让丁雯去请示你。经你这么一说，觉得茅塞顿开，如果站在这个角度上，可以搞系列报道。”

王一飞说：“就是，我们的报纸，就是要替老百姓说话，替党和政府排忧解难嘛！”

林家伟说：“就是，就是。”但林家伟心里却暗暗地骂道：“蠢驴，我已经把事儿给你点破了，你还固执己见，自鸣得意。那你就引火烧身去吧。”过后，林家伟又一想，觉得王一飞不至于蠢到如此地步。王一飞是市长黄心刚一手提拔起来的，他绝不会给黄市长出难题，说不准就是领受了黄市长的旨意。这样一想，倒嘲笑起自己太自作聪明了。

林家伟与王一飞共事多年，已深谙王一飞的个性，他太自命不凡，刚愎自用了。面对这样一位上司，凡事他都顺从着他，他毕竟是个副手，即使一旦出了问题，也是你一把手承担。他只是做到该提醒的时候一定要提醒，该暗示的东西一定要暗示，天地良心，问心无愧，能够对得起自己就行

了。这是他的为人之本，也是他的为官之道。

几乎中国所有的餐桌上都是一样的程序，边吃边聊，针砭时弊，黄段子下餐，酒过三巡，划拳猜令。他们一行几人不外乎这套程序，喝了几杯酒，话就多了起来。杨大光说，最近跟兰州的朋友吃饭，他们讲了个笑话，太有意思了。

大家说你讲一讲，让我们听听。

杨大光的故事一完，满桌的人都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

说笑了一阵，空气立马活跃了，真有点其乐融融。

杨大光的公司还没挂牌成立就与劳动人事部门挂钩，在《银都日报》上连续刊登了几期招工广告。据知情人说，每人报名手续费50元，报名者多达2600多人，仅此一项就创收13万元。被招上的80人，又每人缴风险抵押金3000元，又创收24万元。招工结束已近一年，还迟迟开不了工，新工人四处闲散，拿不上一分钱的工资，就大呼上当受骗，纷纷找杨大光追抵押金，却追不回来。